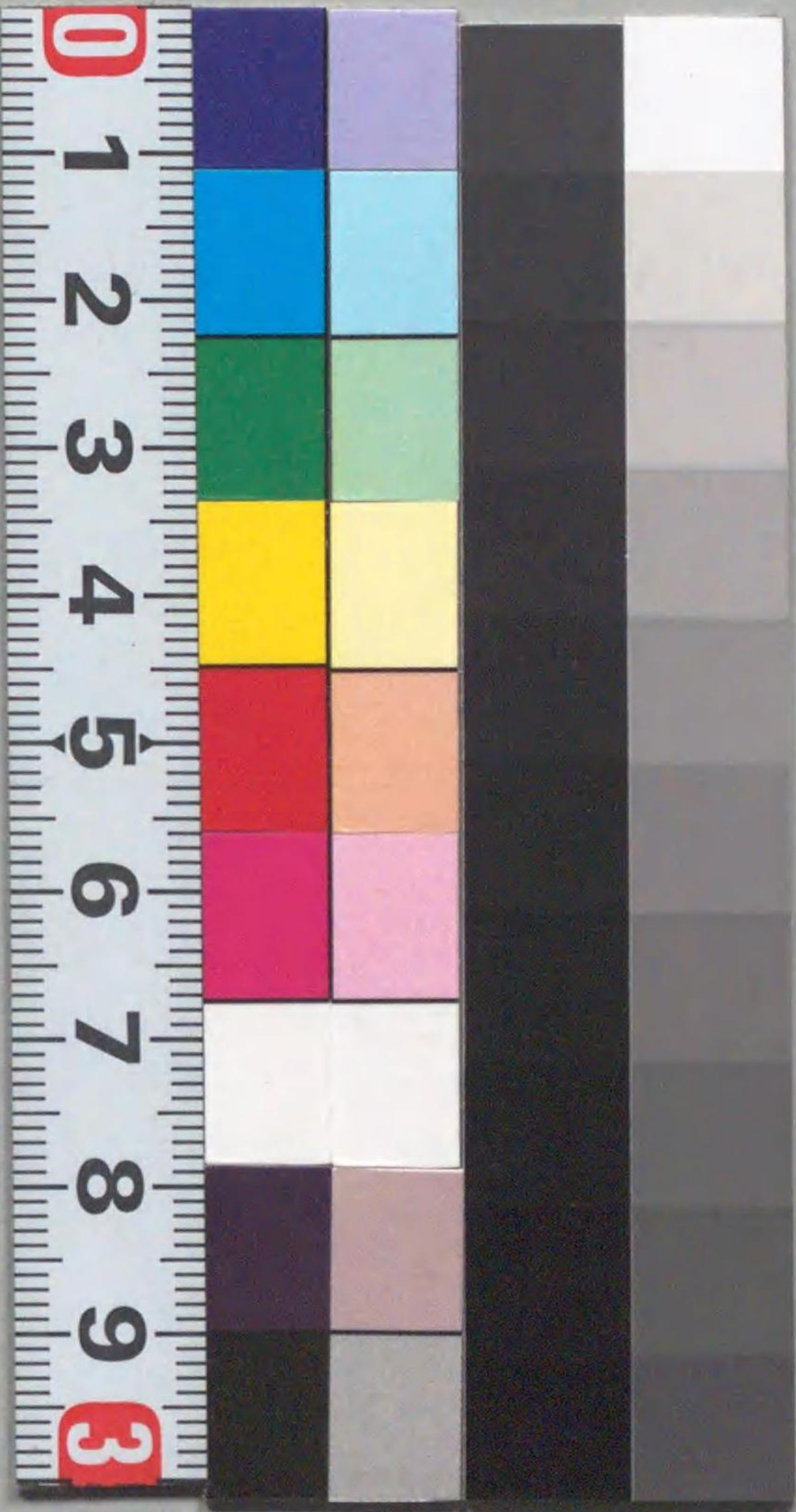


Y994  
J8312



豕文粹  
詔  
卷二



Y994-J8312

近世名家文粹卷二

小赤壁石記

東條永胤編

佐藤一齋



白川田内子友藏一塊石名小赤壁者。求余記懇也。先是諸名家咏贊揄揚其美者不下數十人。顧夫黃州之壁。斷崖千尺。且不過前後二賦。而此么麼之塊。乃累數十篇未已。何以邪。其意或者以其不在於物之耽戀。而在於人之繾綣。乃爾也歟。夫後人之尸祝先哲。作肖像以奉之。至其肖不肖。實不必論。而一惟



I 種  
W



\*1200801327970\*



近世名家之精 卷二  
以吾心肖之而已。今此一塊石。吾不知其狀之與彼  
崖果相肖乎不也。然而蘇公壁遊夢想難覓。必求其  
彷彿焉者以致繾綣。亦惟以吾心肖之。則此無乃為  
赤壁之肖像乎。聞之。石舊係栗山柴君所藏。柴君文  
采風流高一時。常欽慕蘓公。每歲十月之望。置酒會  
客以擬壁遊。時有客袖此石來示。柴君一見激賞。名  
之曰小赤壁。既而柴君頽然醉。援筆賦小赤壁古調  
一篇。醉墨縱橫。一坐竦動。客以為贈已者而拜之。柴  
君亦拜其石曰。此是吾家之物也。遂收之。客乃嗒然

蓋其雅逸豪宕之風。謂之今時一蘓公可也。柴君既  
沒而石歸於子友。子友之欽慕柴君。猶柴君之於蘓  
公。則此物乃遺愛珍寶。不獨為赤壁之肖像。而謂之  
柴君之肖像可也。是則其所以繾綣無已爾矣。若徒  
以塊然形似而已。則玩物喪志。吾不取也。

不破關址立石記

佐藤一齋

美濃國不破郡松尾村。有三輪昌周者。其先為不破  
關吏。關廢為民。世居其址。至昌周。欲樹一石以表關  
址。介余丐銘於檀宇林君。銘成。又請余記以副之。余



謂人情觸物興感。過故墟。問陳迹。愴然悲感者有之。洒然快樂者有之。蓋兩者之動於所遇。其所重者常勝也。不破之關。創於天武天皇之時。閱千有餘年。今則廢矣。至於烈祖大君。殲豺狼以定鴻業。亦於關之原。余嘗過址。初輒思關門之巍然。鞠為茂草。求一礎一瓦之或遺。而不可得。於是乎感慨古今。愴然悲之矣。既而過原。縱覽某所。為烈祖敷陣之跡。某山某邱。為某侯某之所據守。某路為叛人潰走之所歷。今則盡為田畝。乃思方今雍熙之世。民不覩干戈。是誰

之力也。外戶不閉。况敢關焉乎。關廢已久。而原亦如此。於是乎俯仰徘徊。咨嗟感歎。洒然樂之。而嚮之悲戚者雲散霧消。不知其所如矣。夫關之廢一也。初如彼而後如此者。豈不以其所感遇有此重於彼者哉。今昌周亦猶居爾宅。畋爾田。養爾親。育爾子。鼓腹擊壤。為皞皞之民。其樂何如哉。雖然。又思其先之在當時。掌鎖鑰。儼為一士人。則其追感往昔之懷。將必有所殊異於他人者矣。不知其愴然以悲者重也。歟。洒然以樂者重也。歟。將夫樂者已重而悲者亦不輕。則



其愴然洒然之文至。融諸胸臆。無所輕重者也。歟。乃今欲銘而存之。亦人情之不可禦也。及記文之請。推言其所以丐銘如此。至關之興廢。銘序已詳之。不復贅。

水月樓記

佐藤一齋

樓在墨水之溪。四時景物皆無不佳。而其殊佳者。月也。以其有水也。成島學士東岳君居焉。一日邀余飲樓上。時適仲春。草木靚深。禽聲上下。一帶長流。洋洋拖藍。隔崖而峙。為東江禪寺。祇林蒼鬱。樓閣映帶。日

揚雄甘泉賦  
稍暗暗而靚  
深註師言  
靚即靜字

已沒而月出乎林端。則花影水光。滉漾閃爍。余對之心甚樂。君乃授箴曰。蘓東坡有句云。心蕙水月涼。我將名吾樓也。子能記乎。余既樂之。不復辭也。曰。凡人之所樂。不能兼而有之。在貴顯者。其求宜無不獲。而山林之逸。則不及樵夫。江湖之適。則不及漁父。夫漁樵天下之至賤也。然亦有貴顯者之所羨而不得者矣。故遜世之流。往往寄跡漁樵。以終其身。不厭顧其中所樂。不以此易彼也。然則賤未必為無得。而貴亦未必為無喪也。是古之高士通人。所以能混貴賤齊。



得喪埒欣戚。一罷辱。冥然與世相忘者歟。今君儼然一學士矣。則山林江湖宜所羨而不得也。然而吾見君之胸襟。秀聳浩蕩。有若巒峰矣。有若烟波矣。噫嘻。君於是乎不可測也。非舉夫貴賤得喪欣戚罷辱歸之冥然者。惡能至於此乎。殆所謂隱於朝者之徒歟。抑夫世之據亨衢者。鬱然熱其中。而赫然燄其外。君則泊乎其澹也。皓乎其潔也。今以其所契乎心者。雖無水月之可觀。猶將取以名焉。而况有水月乎。君謝曰。子言則不敢當。雖然我之志也。於是乎記。享和壬

戌二月望。屬黃太水月樓。

招月亭記

賴山陽

亭名招月。月可招也與哉。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。月自行其所可行。人豈得招而致之哉。人之與人相招也。必潔其酒肴。祭其灑掃。折簡馳价。盡其禮意。猶且有<sub>二</sub>不來者<sub>一</sub>。而况於月乎。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。有層樓傑閣彫欄畫棟以招月者。月不<sub>二</sub>肯至也<sub>一</sub>。有珠箔繡戶金尊綺筵以招月者。月不<sub>二</sub>肯至也<sub>一</sub>。何哉。絲竹爭奏。酒肉雜陳。語笑紛扈。而簪珥縱橫。



銀燭之煙。薰蒸滂勃。假使月來乎。亦必踵階而止。至戶而退。路阻逡巡。不能流光筵席。揚輝帷幔。以荅主人之意。是不招以其道。曷尤於月之不來乎。吾讀王摩詰詩云。獨坐幽篁裡。彈琴又長嘯。深林人不識。明月來相照。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。招以其道焉耳。今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。以吟哦代絲竹。以琴書代簪珥。竹檻葦簾。以代畫棟繡戶。移燈屏燭。以招乎月。月乃惠然宵來。造主人之膝。照主人之面。襲主人之鬢。鬚胸襟。戀戀而不可去。直至興酣詩成。鐘鳴漏盡。然後退。可謂招月。而亭不負其名矣。或曰。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。而且不能言也。相對終夕。無乃寂莫乎。曰不然。李太白不云乎。今人不見古時月。今月曾經照古人。亭主人對月而坐。懷其平生所慕。曰某人亦觀此月矣。某人亦為此月所照矣。其面目鬚眉。彷彿乎現於前。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。又以月為介。以并招致古人也。何憂其寂莫耶。余因記之。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。亭主人。姓小野。字泉藏。一門儉素。唯嗜書。亭其讀書處也。



鴻雪處記

賴山陽

鴻之歸也。爪於雪以記其所過。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。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。雲華師喜游。隨處而樂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。而請記於余。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為夢與幻者。宜其視旅寓如鄉里也。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。所謂鴻雪。何必其游之跡云哉。夫達人重內輕外。身外之物。一切不以動其心。雖玉輝山積。眩目駭耳者。唯見其空。不見其色。第宅輪奐。猶逆旅也。族屬歌吹。猶驛鈴馬語也。而昧者以為可憑。

憧憧往來。經營攫搏。求田問舍。為長久計。曾未幾時。契券糝糊。與題壁之墨同歸者。徃徃而是。是不亦鴻之雪乎。不特此也。世之英雄。西討東伐。巨掌大力。擘畫大地。載印信申盟約。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。而山未礪。河未帶。而受者身且菹醢。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。其山與河。欲認其跡。兩安在歟。彼亦鴻之雪也。此亦鴻之雪也。故吾身之於世。其所經歷。無適非鴻。非雪也。推而言之。雖吾身亦鴻也。雪也。鴻猶有去來之可信。而雪每歲之可憑。四大所結。如一漚之在大海。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中。誰能相認哉。乃自以於鴻雪。使鴻有聞將咲之矣。由此觀之。雲華師之號為未至也。且果指何地為鴻雪處乎。而使余記之也。師之與余。其身與跡。且不可相認。何況於其文。毋論為鴻雪之歸也。雖然。余與師之文。不以身以跡而以心。心也者。不生不滅。經萬劫而自若者矣。至夫寄錫孤店。軍持汲泉。一燈之耿然。與靈臺丹府相照。現七寶莊嚴樓閣。則非鴻雪也。是鴻雪處也。余可以記已。

觀碁記

野田笛浦

一日余赴某邸。有人對奕。就而問之。告以名姓。始知其與某也。蓋皆入品之手而相抗者。下子。董董乎六七八九。而為一局之樞紐。既而十。而二十。甲下一子。則乙復一子。乙下一子。則甲復一子。或飛或尖。或雙關或鎖鑰。各守其地。各堅其壘。如劃畛域。如設城府。綜理周悉。如櫛之於髮。整然一齊。如秤之有星。其下子者百有餘。而向之整者變而為紛錯之奇。甲蹠之則乙約之。乙覷之則甲粘之。搃之則撲之。勒之則刺之。甲之尾觸乙之首。乙之口衝甲之耳。衝而激。激而



怒怒而如狡。揚而如鷹。龍而為魚。鼠而變虎。千竒百出。不可名狀。蓋整者八門之整。而紛錯者六花之竒也。嗚呼。以三百六十一之路。下三百六十一之子。其數有窮。而其妙至無窮者。無他。竒出於正也。夫君子之處世。正而已。非有意乎竒也。不幸變起。則不得已。而應之以其道。天下稱以為竒。而其竒根乎一正。故應千變而為千竒。應萬變而為萬竒。源源乎無窮極也。但其人雖存。其妙不可見。獨於此棋見之。

遊漢辨記

阪井虎山

全一山唯松。望之三面峭絕。一面稍夷可登者。熊谷氏古城也。遶山有溪。清深多魚。石堰洩水。潏然如風雨者。橫川也。傍溪有村。簇簇千餘家。商賈輻湊。牛馬如織者。漢辨也。余遊漢辨三。每望古城。未嘗不欲登。以觀成敗之跡。而未能也。今茲又遊焉。則亦雨不果。豈古城之靈有所忌。而不欲人之窺其墟邪。當天正之際。熊谷氏虎踞此山。威名著一州。而能來為敵者。武田光和也。余來時過武田氏古城下。見道傍祭大石。高如人長。問之則曰。光和所手投云。二將勇力相



傳地。攻相敵。勝負相持。而今皆亡矣。厚壁深塹。大樓重塞。所以備要害。圖久安者。莫不皆廢墜埋夷。而樵牧侵而麋鹿栖矣。此固興亡常數。古人譬諸夜且錯行。無足怪者也。然要之。上下二百年之間而已矣。則安知二百年後不反覆相替如斯哉。余於是大有感焉。漢辨商賈之區。得利則喜。失利則悲。孜孜朝夕。唯貨是求。誰有與余同其感者哉。夜深雨休。星月娟娟。乃出戶望古城。獨立石堰之上。久之。

下岐蘓川記

齋藤拙堂

天保丁酉四月。余竣役。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。取路東山。舍輿步行。旁探名勝。五月四日。下十三嶺。晚宿伏見驛。連日崎嶇。經涉山間。頗疲。至奴輩把槍荷鎧者。或瘡痛不能起。且聞水路之勝熟矣。因謀賃舟。下岐蘇川。至棗名。殆二十里。不一日而達。乃召舟人戒之。翌日夙起。趨水濱求舟。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。閉戶未起。阻以灘聲喧。累呼不達。唇焦舌燥。久之。乃應。與其兒艤舟來迎。日已加辰。乃發。舟狹長。薄板為之。呼為鷓飼。兒纔十三歲耳。父在舳。兒在艫。各持櫓。



近世名家文集卷二  
操縱甚習。灘急舟走。兩岸巒巘。一時皆搖。當前所見。倏忽在後。唯見岸行山走。而不覺舟移。山皆石身。戴王。松為之髮。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。腥血如滴。又處處有水簾懸焉。綏綏灑灑墜於潭石上。石皆竒狀。羅列兩岸。或特立若柱。或拆裂若門。或若渴驥飲澗。或若卧牛橫道。五色陸離相間。皴率作大小斧劈。間有作荷葉披麻者。濯波浪以出。交替去來。不暇應接。蓋譎詭變幻中。帶清秀深穩之態。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。不能狀也。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。皆連呼竒。

不絕聲。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。舟殆觸之。少誤則壑粉矣。衆懼而默。舟人笑。捩柁避之。輒掠巖角過。如此者數處。未嘗差絲毫。但經巖際。波激舟舞。飛沫撲人。衣袂盡濕。面視僕從。各握兩把汗。殆無人色。舟人甚間暇從容。吹煙而坐。視上流舩併力挽上者。難易懸絕。已而離峽。漸平遠。天山城露於翠微上。粉壁鮮明。衆望見歡然。比至城下。又有暗礁。齧舟。若然欲裂。衆復相顧瞿然。過此以往。漁舟相望。歌唱互答。衆心始降矣。蓋始發抵此。為陸行半日之程。不一餉時而至。



其快可知矣。嘗讀盛廣之麗道元所記。誇稱江水迅急之狀。至唐李白述其意云。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平生竊疑以為文人虛談。今過此際。始知其不誣也。但舟行甚迅。不能徐翫峽中之勝。為可恨已。又三里抵笠松。鳴鐘方報已。登憩岸上店。目猶眩。仰見屋椽動搖不定。暝坐良久。乃止。進鱸。脆美媚口。此行跋涉山谷。蔬食彌旬。獲之以解菜飯。已復入舟。岸愈濶。水愈緩。險阻已遠。無復可觀。枕籍而卧。風方逆。舟人用力。搯搯甚勞。榜聲喧聒。使人煩寃。午下。稍得風便。揚帆復

走。衆乃睡熟。比醒。達於衆名。日尚高。謝遺舟入。登陸而行。至四日市宿焉。自伏見至此。殆為二日半路程。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。彩旗翩然。翻風衆在行旅。控僂涉日。殆忘月日。至是乃知屬端午節。不圖今日舟行為吊屈之舉。抑亦竒矣。且舟凌危險。布帆無恙。免為汨羅之鬼。不亦厚幸乎。蓋天下之至竒至美者。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。不獨山水之勝也。求之者。比於入虎穴探龍領。危而後有所獲矣。余於是乎有感焉。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。姑記之。以示苦學勵行之人。



觀曳布瀑游摩耶山記

齋藤拙堂

癸巳晚秋。余有攝播之游。二十二日將從兵庫還大  
阪。早發。入謁生田社。社樹老蒼。使人肅然。遂欲觀曳  
布瀑。右轉上砂山。崎嶇十餘町。攀一邱得茶店。呼為  
望瀑臺。臺當其前。壁頂瀉下如匹練。掣曳。此其所以  
得名。但邱上平臨。不甚奇觀。乃躡巖角。降就瀑底。仰  
觀壁面。有石突出。瀑下無。至石輒怒。駭珠驚玉。餘沫  
霏散。漲空而下。如驟雨至。衣巾盡濕。呼快者久之。乃  
反從阪下右折。又有一瀑。比前者稍小。土人呼為雌

瀑。而以前者為雄。此瀑已見伊勢物語。平治物語等  
書。其為名勝久矣。左轉一里。取路青谷。上摩耶山。崖  
樹紅黃相間。稜疊可愛。然路甚險。一步一喘。纔及山  
門。門內尤峻。石磴掠面而起。數百級。僧坊夾磴。皆砌  
石為基。高數十仞。層層向上。儼如城郭。進至絕巔。佛  
殿宏壯。榜曰勿利天上寺。俯瞰連日所經歷。皆在履  
下。海灣一碧。諸州之山。圍繞其外。至紀阿之際。兩間  
不相合。如大環缺。從缺而望。鵬程萬里。杳渺無際。出  
門就正路。盤折而下。呼為七曲。太平記所載。赤松圓



心敗六波羅軍處。行樹多猴。纍纍掛枝。見人驚叫而去。半里至上野。路漸夷。經西宮尼崎而還。顧望摩耶山。宛然在雲表。步步惜別。山亦搖光馳碧。送至大阪。乃止。

游箕面山遂入京記

齋藤拙堂

余在攝既浹辰。遂將入京。久聞箕面之勝冠於幾甸。謀迂路過觀。二十七日。下午發大阪。東北渡長柄川。行五里。至山下。盤廻而上。則淨境別開。清溪奔駛。紅欄橋架焉。此間竹經松緯。一往幽折。心甚樂之。但日

昏黑。寺門閉矣。投宿門前茶店。背即溪。終夜有聲。琅然到枕。明旦門開。至觀音堂。稍前。左右有磴。左為行者堂。右為辨天宮。並宏麗。合名之曰瀧安寺。滿山皆楓。爛然飽霜。色如渥丹。綺錯水巖之間。時有墜錦點波。杳然流去。談者多言其勝在高雄之上。意然。出後門。沿徑而行。楓盡松來。水窮石出。有巨巖竦峙。大如夏屋。曰唐人戾。戾之為言反也。相傳昔有外國人來游。至此畏險反去。故名。更進聞大聲鞺鞳震山谷。徑轉。望見瀑布掛絕壁。長可二百尺。潰珠飛空。跳擲而



下。至潭底。復逆上。輒轟然雷動。有一佛堂。面瀑。登觀焉。凜然魄悸。不能久留而去。聞近畿瀑布。以那智為第一。此瀑亞之。想當然。且此瀑直下。略不遲回。比之曳布瀑。曲折而下者。其勝各異。曲者委蛇著態。小品之文也。直者奔放駕勢。大篇之文也。或謂文貴曲而賤直。非通論也。余觀二瀑。而知文有大小之別矣。自堂右躡磴而上。出瀑頂。頂凹蓄碧。方三丈。上流灌注。底深不測。蓋瀑之源也。從後門至此。凡十八町。又一里許。至勝尾寺。中堂安觀音大士。為西國三十三所之一。出前門。下阪五十町。至郡山。遂北上入京。數日。往遊高雄及東福寺。兩地之楓冠於都下。號稱勝區。然余終不能忘箕面之勝矣。

狸穴觀菊記

柴 碧海

戊辰。余在鄉。聞人言。江戶有植菊者。一根大至數尺。多至數十莖。安藝賴文學千祺有詩紀之。己巳在役。秋九月。省堤氏妹于二本榎。時方爛晴。彌日。歸途偶思曩者之言。左入狸穴。觀所謂大作者。至則二種樹家。榜門招人。其一為舟。張而帆。仄而舷。捩而柁。皆菊



遊世名家文粹 卷二 十一  
矣。其一為雀。顧而頤。翔而翅。昂而尾。皆菊矣。竹以為體。體之所在。枝隨附之。葉罅花補。花罅葉補。舳艫共色。腹背連彩。微風觸之。穆穆然也。飄飄然也。余觀畢。顧而咲曰。烘秋陽而傲風霜。非菊之性乎。而今如是。性者安在。既而思之。蓋有由焉。今夫種樹者。之於菊。培糞壤以蕩其性。沃泔水以適其欲。植竹而持之。剪紙而承之。砌而排之。障而覆之。排之欲其行之正。覆之欲其等之齊。而為之菊者。享蕩性之養。甘適欲之奉。居於紙竹之間。長乎砌障之內。所謂傲霜之性。為

之。漸盡磨滅而不自知也。故及一旦使之為舟為雀。縱橫曲直。唯其所使。而若恐不能當意者也。今之享官祿之糞壤。甘子女之泔水。居於文法之紙竹。長乎勢利之砌障。而丈夫之性。不為之。漸盡磨滅者。幾何。及使之任大事。踏大節。其不為舟為雀者。幾何。余輩不深自省。將為菊之所咲。何遑咲菊乎。遂為之記。

帶琴堂記

長野豐山

余應聘於松代侯。屢講書於參理君。山河原君之堂。一日講畢。聞琴聲琮琤然起於下。聽久之。音響於堂



上。余起揖君曰。是何音也。伯牙瓠巴之所彈耶。抑瞽  
康戴逵之所鼓邪。何其音之美之至此也。君笑曰。吁  
非琴也。流泉之響爾。乃指其庭以示余。余因臨軒而  
傾聽焉。有聲果出於樹間。歷階而降。步而觀焉。環垣  
而挹野水。疊石以作高低。水落入池。其聲琮琤焉。散  
於庭而響於堂。宮商莊穆。徵羽清越。使人神怡氣和。  
余顧謂君曰。夫琴者禁也。所以禁人之邪心也。虞舜  
之五絃。周文之七絃。皆是物也。故士無故不徹琴瑟。  
欲以養我德耳。雖然。世方澆季。今所傳琴曲。其聲煩

以促。散以濫。非君子之所樂聽也。今余與君之所聽  
者。非伯牙瓠巴之所彈也。非瞽康戴逵之所鼓也。其  
聲出於流泉之無心。不藉人巧而能發幽遠肅雝之  
音。與雨俱和。因風抑揚。莫非自然也。則雖舜與文王  
之所操。何以加焉哉。况其所奏。雖晝夜而不舍焉乎。  
然則如斯堂者。詢君子之所樂而居焉歟。君歡曰。嚮  
者我侯嘗辱臨於此。亦愛其流泉之帶琴音也。乃取  
於唐詩人杜甫之句。賜名曰帶琴之堂。將以扁於堂。  
子盍為吾記之。吾欲以貽於子孫也。余唯唯而退。乃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叙其所相告語。以為堂記。吁。視君之所樂。亦可以知其為君子人矣。天保歲次癸巳初冬。長野確撰

古杯記

長野豐山

天保五年夏六月。余積鬱成疾。至十月有起色。時米澤藩士土肥某。贈我以一酒杯曰。永祿四年秋九月。吾先公為村上氏起兵。與甲主大戰於河中島。其將戰也。黃霧四塞。秋氣肅烈。公乃酌此杯。徧賜於軍中。然後進軍。將士已被酒。勇氣百倍。靡不一以當百。遂得大勝。今先生病新愈。恐志氣萎蕪。謹進此杯以潤

其枯腸。振厲其文思。余聞之。驚喜交集。起捧虛杯。洞洞屬屬。如奉玉盞之盈。既而告某曰。永祿河島之役。距今二百七十餘年。英雄鏖戰之迹。邈然不可覩。而此杯獨存。豈非希世之珍器耶。誠可貴重焉。然余之所以貴重。非特貴其為古器也。思夫甲主者。逐父篡國。天地之所不覆載。匪亂賊之魁耶。當時四隣諸侯。無一人聲其罪而伐之者。竟使蠶蠹肆其毒螫。獨子之先公。雖為村上氏起兵。其志在必誅甲主。可謂出群拔萃傑然英主矣。特惜不能唱大義以紓其亂賊。



之罪耳。然其用兵。風起烟飛。變化不測。使甲主神泣。膽墜狼狽。殆斃。嗚呼。此杯一小物耳。而足使後之英雄觀者。慨然淚下也。則豈帝貴其為古器而已哉。且余諦觀此杯。塗朱殷然。大可盛數合。想見當時將士。引滿傾數杯。酒氣勃勃。顏如渥丹。與此杯色相映發。震天大呼。進破強敵。猶疾風之掃霜葉也。余雖老病。且不能飲。左手提巨螯。右手持此杯。誦子之先公之所作。霜降軍營秋氣清之詩。以開我胸中多日之鬱塞矣。若所謂振厲文思者。余拙陋。惡乎敢。天保五年。

仲冬。豐山長野確撰。

蓬蒿廬記

長野豐山

河肥有快翁。姓石字子禎。其為人潔且曠也。年且七十。濶步健啖。馬文淵所謂老益壯者也。翁嘗請故西城侍讀柴學士。扁其廬曰蓬蒿。一日翁引余造其廬。指其庭且告曰。昔張仲蔚幽居養生。所處蓬蒿没人。賢而然也。我則懶而然也。不知者。觀我扁額。以為仲蔚自居也。子以為如何。余瞠目不答焉。問曰。翁豈將以諷世耶。余歷觀今世。登其堂則潔也。問其主人則



近世名賢之粹 卷二  
一  
汚也。觀其庭則曠如也。其主人胸中有荆棘能刺人。不啻有蓬之心也。如此者紛紛何限焉。而翁則否。其胸中洒然如洗。不橫一物。可謂潔且曠矣。而翁濶步健啖。老益壯。豈懶哉。則翁之蓬蒿。將以諷世也。翁大噉曰。否。子何言之深也。我飲食於斯。起居於斯。以養其懶。如此而已。雖然。子之言亦足以發我一噉焉。因遂迫書之。嗚呼快哉。

奇石亭記

長野豐山

亭以石名。取於其多也。石以奇名。取於其形也。亭塞

其北。三面間曠。以坐而觀者。大竹老松。檜柏楓杉。粲然成林。而莫如石之多且奇焉也。若龍焉而鱗疊。若鳳焉而翼張。鶴仰而軒。鸚奮而攫。猊而踞。虎而蹲。羆斯跼。象斯馴。馬之立。牛之卧。似豹者。似駝者。如兔。鹿。狔。危然者。或崎於松下。或聳於竹間。與檜柏楓杉雜處而互出。客之步而游者。愛而撫之。駭而避之。贊其奇而詫其怪。婦女嬰兒。一見膽落。莫不驚怖啼呼而走。且僵焉。石之奇觀極於此矣。宋米元章好奇石。見輒捧之。儻使觀於此。則必將疲於僕僕爾。亟拜也。昔



黃初平叱白石。悉化為羊。吾意使初平遊此亭。試以其變幻之術。則翼者飛。蹲者起。乍騰乍躍。忽哮忽咆。鬪而相噬。怒而相搏。敗鱗殘甲。破牙折角。蹂躪狼藉。艸木為之震動。朽壤為之墳起。其為竒觀。豈不更盛乎哉。然初平豈易遭哉。今姑記其竒形怪狀之大略。以示好石如元章其人者。

猪神童桃郎傳記

長野豐山

猪氏之子有竒才。名良堅。以其竒也。人不復童視之。比於冠者。因字曰子駿。初子駿生三歲。便能誦周興

嗣千字文。朱子章句大學。即在他兒。才孩笑之可辨。而子駿唔啣之聲。宛轉可愛。一座傾聽。莫不驚愕歎異。六歲能詩。八歲能文。自四子五經。至左氏國語國策。遷固之史。及諸子百家之言。默識在心。誦讀如流。觀者詫以為竒。子駿乃曰。我所能者。能人之所能耳。非能驅逐鬼神。役使風雨也。惡在其為竒哉。豐山子聞之笑曰。夫將自不竒而視之。則以竒為竒。自竒者而視之。則以不竒為竒。宜乎子駿不自知其竒也。然則世之白首挾策。妄竊虛名。其實瞶瞶不能辨黑白。



者。子駿指以為奇歟。子駿今年十歲。戲著桃郎傳。文辭粲然。斯奇矣。自此以往。猶能養其才。殖其學。則愈出愈奇。鬼神出没。風雨變幻之奇。他日余於其文見之矣。而余則碌碌不能奇者。然子駿誤信余之篤。故不得不為之一言而說其奇也。

送青樓記

藤森弘菴

會津高橋生。齡僅弱冠。作詩敏妙。句鍛字鍊。有老成之風。余既奇其才。思有益之。乃謂之曰。夫詩不難乎字句巧麗。而難乎奇興高遠。是子之所當致力也。生

躍然。以余言為然。顧今學者。略解韻語。則傲帚千金。自享不喜人之指擿。以生之敏才。從余言如轉圜。余意猶疑生之貌從而心未信也。間生又屬余記其送青樓者。蓋取之王公甫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也。吁。余未睹生之樓。安知其排闥者何山。而送青者何狀。而記之邪。然因其名求其義。亦有可言者焉。夫紙丸塞耳。則不聽雷霆之聲。毫毛眯目。則不見泰山之形。非泰山之形微而雷霆之聲小也。有室而雨。夫聳峙而成峰。綿亘而成嶺。疊而巒。洞而岫者。何地無有。縹



送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縹而掃黛鬱葱而凝青者何山不然然彼奔競之徒  
縈思簪黻炎情得喪其窒於內者既非一端則雖有  
青山日當其前無由入我眼獨高逸之士能擺脫塵  
俗遺外世溷富貴不能淫萬物不能累心恢恢乎與  
天地同其清虛昭昭乎與日月同其光明悠然而望  
則若覺青山自來親我是蓋送青之義耳从甫可謂  
善言高人之逸趣者矣今生取於此以名其樓視其  
所寄亦迥然在風塵表於是余知嚮者生之於余言  
其心誠信從之也非貌從也嗟乎美哉其宅心之虛

也抑彼从甫徒善言高人之逸趣耳其內則偏見僻  
論窒塞於胸中雖有至言謹謙不能從之執拗強戾  
亂國禍人為天下凶人之魁猶且不知自悔退而居  
金陵恍惚獨語怨呂惠卿之賣已其陋如是安能真  
知高人之逸趣者邪生乃虛心洒然自近高人之氣  
象則送青之名於生之樓為最稱焉然以生之才之  
年方從事於學其所當務豈止於詩詞哉宜坐是樓  
推其類而充之虛心以讀聖賢之書虛心以察先達  
之言虛心以脩成已成物之道迨其學熟才老之日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以供國家之用。則君民之慶。將於是乎在焉。莊周有言曰。虛室生白。吉祥止止。生果能之。是樓即吉祥之所止。豈徒兩山送青來而已哉。乃書以為記。

山水小景記

藤森弘菴

余嘗獲山水小景一卷於骨董。為畫三幀。皆無款識。其一。絹長尺有五寸。豎八寸有奇。樹石施淡彩。筆墨蕭散。寓巧緻於簡淡。其法蓋本於沈石田。其一。長減三分之一。豎乃加十分之一。墨汁淋漓。煙嵐滿幅。曠如無天。密如無地。全用徐青藤法。其一。最小。方七寸

餘。皴擦渲染。惜墨如金。爭勝於神韻。是董文敏之筆意也。雖非妙品。絕無塵俗之習氣。思是明李高士。遠跡乎山林。各弄筆墨。以自消遣者。決非尋常畫工之所能也。余心深愛之。居則當卧遊。往則為行莊。後遊於常陸。終失之。居恒不能忘於懷。數以語人。人或笑以為不達。曰。古人於書畫。譬之雲烟過眼。子何思之之深也。余應之曰。夫遠跡於山林。以筆墨自消遣。是高逸之士。余常欲見之而未得者。因此畫而想其人。猶神交。今失吾好友。豈得以之雲烟過眼哉。嗚呼。友



道不講。人情澆薄。情之所鍾。適在吾輩爾。乃書以識吾思焉。

楠公神鈴記

鹽谷宥陰

古銅鈴一枚。圍規若干寸。上有龜蛇像。面題鎮宅靈府神。背有建武二乙亥楠正成八字。銅質蒼鬱。古澤可掬。其為五百年外物無疑。據陰陽家說。鎮宅靈府者。玄武北斗之神。兵家所崇祀也。建武乙亥。為藤黃門既逃。足利氏反之年。顧者楠公料天下遂大亂。造是鈴以用於禡祭歟。夫鈴者。所鳴焉以告神。警人也。

公精誠貫日月。其初舉義兵。誓天指斗。以彈丸孤城。當百倍之軍。賊卒不能克。由是而四方勤王之師作焉。以滅北條氏而中興之業建矣。此豈非公之中心告諸神而神聽焉。警諸人而人應焉乎。雖然。神聰明正直。依人而行者也。人主之心正則鬼神之報明。人主之心慳則鬼神之應亦昧。及天子惑妖艷。嬖讒慝。疎忠賢而斥讜言。則雖以公之精誠。令丁然百鳴而百告。神亦不能奈之何。而况人乎。余平生讀史。至南朝興壞之際。未嘗不慷慨憤激。眦裂髮豎也。前二十



近世名家文集卷之二  
萬壽堂藏  
餘年。西游入芳山。拜延元帝之陵。陟降金剛山。尋千窟城趾。哭於公之墳。遂經攝州。弔櫻井。舊驛抵湊河。灑涕於嗚呼忠臣之碑。所至。翳蒼荒涼。狐兔驕而鼯鼯遊。爾時若獲茲鈴。以心所紆鬱。鳴焉。以告公之靈。則儻或有山鳴雲湧。樹震水躍。鬼神飛舞。駕雷霹靂。驅颯伯以來者乎。鈴今落於渡邊士行之手。士行好古之士也。平素欽公之英風。及獲之。什襲不啻。摸其形以示於同好。觀之者。其於忠義之心。幾乎亦有所警焉哉。慶應元乙丑重陽前一日。昌平學教授塩谷弘

記。

故伯耆守名和公画像記

森田節齋

均是武夫也。生於漢土文明之邦。而有不讀書。暗於大義者。生於本邦文運未開之時。而有讀書明於大義者。以余所聞徵之。如梁王彦章。我故伯耆守名和公是也。彦章為梁猛將。勇冠三軍。功蓋一世。然其所事。逆賊朱温之朝也。所為死。逆賊之子孫也。事逆賊之朝。死逆賊之子孫。雖勇冠三軍。功蓋一世。亦一逆賊耳。然彦章亦美質。使其讀書。必能全節矣。唯其不



讀書所以不能全節也。清湯來賀以彥章為殺身成  
不仁。可謂知言矣。名和公。方元弘之時。與新田楠諸  
公共扶正統天子。討滅逆賊。遂成中興之業。及天下  
再亂。以躬殉難。公忠義固出於天性。然其全節亦有  
所由矣。聞作州真島郡雲南寺。有公所手書宋詩。余  
覩其模本。雄勁高逸。頗有晉唐之風。公文采風流如  
此。蓋其平生讀書講義理也。必矣。唯其讀書講義理。  
所以能全節也。所謂殺身成仁者。公有焉。夫彥章暗  
於大義。如彼。其肖像。後人可不必記。而歐陽修記之。

累數百言。贅矣。公明於大義如此。其遺像。後人宜記。  
而未有記之者。豈非千古之缺典乎。伯耆名和莊神  
祠。公木像安焉。因幡人赤石。必以影本來。請記余。余  
展觀之。軍裝嚴然。英風可想。顧非一代之大手筆。不能  
記之。余非其人。而不敢辭者。蓋欲方今之士。明大義如  
公。且補缺典也。慶應四年春。壬正月。大和森田益撰。

林子平画像記

松林飯山

仙臺岡天爵。齋藩人。林子平画像一軸。來示。余曰。此  
摸林氏傳家肖像也。請子為記焉。余受而觀之。摸寫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入神。鬚眉皆生動。嗟乎。士負不世之才。抱絕人之明。而輒軻困頓。不得施於用。垂空言以傳世者。蓋有待乎後之在位者。而後之在位者。徒誦其言而不能有所施。雖則有所施而不能盡用其言。竟致天下之禍潰裂四出。而莫之救。使其人獨獲知言之名。如吾子平者是已。子平家貧無妻子。常痛心於外夷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諸書。言觸忌諱。幽囚以死。自今觀之。何其見之明。言之切。而當時在位者。槩狃承平。曾無遠慮。無怪乎以子平為罪也。余聞子平在藩邸。一日

探甲上馬出邸門。直馳入水戶侯邸。門卒詰其故。曰。馬逸也。問其姓名。曰。仙臺林某。卒白之侯。侯素聞其名。召入。蓬髮麤然。眼光射人。問曰。汝非著海國兵談者耶。曰然。因賜酒遣還。蓋其放蕩不羈。類疎狂者之為。而其實眷眷憂世。未嘗食頃忘也。今觀其像。益使人想見其生平之槩焉。像縱八寸。橫六寸。穿小袴帶長刀。為行旅之裝。踞磐石上。左手握墨斗。右手提筆。如有所思者。蓋子平遊歷海內。探地形之險易。山川之阨塞。以坐守一室為恥。故其畫旅裝者。見其志



也。特其皮肉豐腴，不類有憂者。豈其胸中無所愧故然耶？與子平相先後，同以偉人稱者。上野有高山，仲繩下野有蒲生，君平而其最盡心於海防者，子平也。子平之沒，君平上書請為立墓，而官不許。其後有外夷之患，其言皆驗，乃始許立墓。於是人或謂子平當含笑於地下，惡是何言也。子平而有知，必且悲其言之不幸而中矣。安政丁巳十月望。

四河記

林鶴梁

河之大於參者二。曰吉田。曰矢矧。大於遠者亦二。曰

大猪。曰天龍。吾審視四河形勢，夙然不同矣。矢矧吉田，沙多石窳，川身深而水流靜，常水寬緩，不迫優逝，無波。秋霖河肥，亦不為激怒。其或暴漲，致橋堤之敗者，數十年間，僅僅有一二耳。若夫大猪與天龍，則不然也。水淺而流急，泥沙渙散，石皆尖尖露頭角。雖常水湍悍迅疾，激石若吼。及其溢溢也，波浪騰躍，奔放馳騁。小漲則毀橋梁，決堤防。大漲則傷及數十村，其害民蠹國也尤甚。若此者，或一年數次，或數年一次，是以治河之吏，無歲不至。築修之役，前後相繼，而水



世名錄卷之二  
二一六  
萬壽堂藏  
害不能息矣。是四河之大概也。嗟呼。二州接壤隣界。而四河不同若此。何也。癸丑歲。余補參遠代官。友人鹽谷世弘來別。因曰。聞子所轄。多在天龍河邊。河邊民風險惡。其布政必不易矣。其勿忽諸。當時余未知其言信否。及到任數年。徐考之。二州民風。其險夷淺深。亦猶四河之不同。而天龍河邊。民風尤險惡。於是乎。始知世弘之言果不虛矣。古人云。民性因風土而變。為民牧者。豈可不留心于此乎。

上茶山先生書

賴山陽

賴襄謹再拜白。管先生坐下。日承尊諭。藩議欲襄就官。待以好爵重俸。襄朽廢人也。而蒙收錄焉。不可不謂之知己者也。覆而考之。不知襄者矣。襄唯不欲仕也。是以在此。使襄欲仕。則有父母之邦在。邦君仁恕。捐舍細故。加之推輓。有人則使襄欲仕乎。脩飾身言。顧慮毀譽。凡可以干祿者。何不為也。夫父母之邦。義所當仕。不得謂不欲之也。而有所不能焉。襄天質多病。踈放為習。不能整衣裳。不能久坐。不能屈伸。不能時起卧。不能從而入。從而出。至踏跂囁嚅。為不情之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言以相應答。尤所不能也。饒令少忍或不異恒人。久  
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。必喪心病狂。身家兩敗  
而無益於國。是亦何取於仕也。天下之士。誰不被其  
國恩。若襄則可謂最重矣。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  
功也。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。及家翁之身。遭遇右文。  
起布衣上朝班。遂忝師範之任。撫存待遇無所不至。  
襄常見其感激思報。蹇蹇不解。為襄者。安可不竭力  
致身以繼其志哉。抑人各有能有不能。自量所能。要  
之於終。雖身之不列於朝。或足以圖尺寸之報。是襄

所以燕息度年也。今乃顧通藉委贄於他邦。是胡為  
哉。使襄禽獸則可。苟亦人也。則何以處之。亦何面目  
以見天下之人乎。襄之出國。已誓於心。雖百喙交說。  
斷斷乎不遷矣。不知襄者。亦曰彼不欲事於小。襄特  
以其羨耳。羨已不可為。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。況其  
有所不能乎。有養鶴者。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蹠蹀也。  
開籠放之。羽翮摧殘。飲於潦。啄於藻。或者欲收諸彩  
籠。飼以稻粱。而鶴不願也。出籠入籠。彼烏願乎。使鶴  
甘於籠。則何必辭故主。辭故主以往。凌雲泐霄。皆其



近世名家文集 卷二  
賜也。今襄亦將全其賜焉。至諫使襄姑捨其姓。則不獨不知襄。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。果然。何以自稱於士林哉。夫人以好來。襄不以好報。必大傷其意。先生愛人憐才。量如江海。必不怒於盡言。是以冒昧至此。唯先生恕亮之。襄謹白。

上樂翁公書

賴山陽

布衣賴襄謹再拜。白。少將樂翁公閣下。襄嘗讀宋蘓轍上韓魏公書。愛之。以為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。大抵有求而自售。識者所醜。獨轍偉魏公人物。比之

名山大川。欲接其言貌。以養已作文之氣。言雖近狂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。雖然。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。人將疑轍之有求焉。閣下今代之魏公也。而勇退高蹈。久處閑地。使襄學轍所為。可以無嫌矣。特貴賤懸絕。不啻如轍於魏公。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。今茲尊嫡君侯膺幕命。入朝謝大拜之恩。襄伏在草莽。側聞盛事。而不圖邸吏帶閣下之命。來就襄家。取所著私史。欲賜覽觀。禮意殷勤。愧悚交至。夫襄不敢求於閣下。而閣下求於襄。襄之榮大矣。復何所嫌而辭避乎。雖



未接聲歎。聞其詞命。亦可以自壯。於是忘其蕪穢。出以納下執事。又敢有所瀆告。輒書稱史遷文有奇氣。他日自作古史。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。夫遷官太史。總領天下文籍。猶不免疎畧之譏。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。獨力罔羅古今。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。然少小嗜讀國乘。每病常藩史之浩穰。又恨其有闕。至近代之事。與夫隆治之所由。非無先輩撰著。又未有晰其端緒。綜各家終始者。於是私倣遷史。世家而加詳備。斷自源平氏。至於今代。間以中興諸

將。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。家別紀之。或錯而合之。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。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。取其大體最明確者。若夫博引旁搜。辨拆錙銖。世自有其人。以為非襄輩所及也。至其義例。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。事繫一姓之下。而不有統紀以總之。列將家而雜以雄長。舉今代而稱謂論說。如欠尊崇者。是自有說焉。夫右族迭興。甲起乙仆。以成海宇之沿革。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。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。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。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。以表條理。至大



義所繫必用特書。雖厠權豪於元帥。隨成敗次第。而因署題以見總屬。而載之事實。名分截然。讀者自能見之。至若今代稱謂。則謹據奕葉名爵。天下公行之稱。名實輕重按跡可知。不敢私撰名號。以黷今代而昧後世耳目。閱首至尾。睹其得失之相形。明其分裂。統合之所漸。則今日無前之功德。有不待言者。又不取喋喋頌贊。使人疑其諛與溢。自謂敬之至也。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。不可不為閣下一言之。野人朴直。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。取其簡約自便省覽。始非

謀公之世也。所以引据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。至寫錄體貌。又一倣古史。不肖學輒近之文縟。是以拮据二十餘年。藏之篋笥。未嘗示人。今乃得閣下之寓目。以取信於天下後世。真意外之幸也。襄雖無求於今日。而不無求於千百載。非經大賢之鑒識。不足以保其傳也。然苟得流傳。不別今與後。其損益於世道人心。尤不可不加謹。襄也病羸。不能効力父母之邦。况敢望有益於世。然生遭此極盛之運。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。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。蘓轍謂魏



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。閤下其亦有以教襄  
焉。冒瀆尊嚴。惶惧無已。

復林定卿書

筱崎小竹

往歲兄之始見來訪也。僕未知兄為志士。率爾問以  
山陽米價。兄欲瞪目辭去。以僕年長姑且應答。昔者  
桓溫入關。王猛來見。溫問曰。吾奉命除賊。而三秦豪  
傑未有至者。何也。朱子曰。溫眼中不識人。三秦豪傑  
非猛而誰。溫失問矣。此猛所以不就也。僕今思之。溫  
雖不能識猛。而始遇被褐捫蝨之人。乃問及三秦豪

傑。未為大失也。僕之於兄。妄意備中賈人。而旁好讀  
書耳。不能察其志於坐談之間。即問山陽米價之貴  
賤。其失言何啻如溫於猛哉。兄之欲瞪目辭去也。宜  
矣。兄乃憐僕年長。姑且應答。爾後源源寄書示文。使  
僕商量。不比猛之絕溫。僕於是乎識兄之所志。必能  
有成也。何也。夫遇辱而憤者。氣節也。以情而怒者。隱  
忍也。其唯隱忍。然後能遂其氣節。故子房之愕然欲  
擊黃石公者。氣節也。其跪而進履者。隱忍也。東坡抑  
其氣節而揚其隱忍。然隱忍所以遂氣節。故有氣節。



通世名家文集 卷二  
而後隱忍可論矣。兄於此兩者既能學子房。僕靦然不能有所授。若石公。非可愧之甚乎。雖然石公之授子房。東坡以為不在書矣。兄若有悟于此。則或知僕前日問米價之未必辱兄。而非可念念乎。伏望努力以成其所志。

復岡行藏書

筱崎小竹

承秋風病蘓。漸就文業。深慰緬懷也。前日所講鏖字。僕謂漢書註。打擊之甚曰鏖。又曰。苦擊而多殺也。是正解矣。晉灼曰。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。是旁及之

辭。故汎然用之於多殺則可矣。必係之於所殺之人數則不可矣。霍去病轉戰六日。過焉支山千有餘里。合短兵鏖皋蘭下。皋蘭山名。皋蘭下者地也。非人數也。故其下文曰。殺折蘭王。斬盧侯王。今兄所引證。李太白袁州學記。秦以山西鏖六國。六國地也。非人數也。古人用鏖字者。僕不能多記。唐書王翊傳。引兵三千與賊鏖戰。韻府有相鏖。勇鏖等熟語。未見鏖幾千人幾百人者也。邦人誤用。蓋為訓讀所誤耳。為訓讀所誤者。以挾為捕。以幽為遙。如此者不少。僕亦嘗咏



周瑜曰。赤壁鏖十萬。既覺而改之。山陽大家也。誤用一字。何妨其為大家也。兄欲多方保護之。而未審僕意。故不得不復告也。朱竹垞以論語門人為夫子弟子之門人。而近時為佐藤一齋所駁。竹垞博洽猶未免有謬。况山陽乎。僕亦豈自謂我說不刊。猶有所疑。見規為幸。

與加藤君緒書

坂井虎山

華頓首。藤生事濟矣。君緒推轂多年。難而始成。想必大喜焉。近年學風衰替。日甚一日。世豈少好學之士。

以官不賞其人。徃徃變節以徇時風也已。生之拔擢。人頗知所激。則我輩之喜。豈獨為生一人哉。聞之伯成云。君緒頗以華之漫於謝辭為言。蓋生之事華實託君緒以周旋之勞。勞而無報。遷延半歲。其為言亦宜矣。嗚呼。當其事之未濟。則屬託恐後。而及濟則漫焉忘其勞。是世間輕薄者之所為。而君緒以為華亦未免於此邪。華雖駑下。讀書知耻。輕薄之行。死不能為。誠以我之與君緒至親如貫。懽欣憂戚一切同情。生之得濟。我固喜之。君緒亦喜之。不必遽作之謝辭。



以學俗吏之常禮也。莊周有言。踞市人之足。則辭以放鷲。兄則嫗。大親則已矣。華亦恃君緒之親而已。豈敢忘其勞哉。且華之託生。雖云為生。乃所以為國家也。君緒之薦生。雖云為華。亦所以為國家也。是以華不敢以屬託之。故望報於生。而君緒乃欲以周旋之。故求謝於華邪。雖然。生之拔擢。君緒實有勞焉。其德於我亦大矣。詩曰。無言不讐。無德不報。君緒既為我之德。我亦將為君緒之德。而區區小禮。非所以為報。孟子曰。責善朋友之道也。自今之後。我於君緒。心謂不可者。言而無遺。使君緒之學之明者益明。行之脩者益脩。以盡朋友責善之義。是我之所以為報。而此書即其一也。不知君緒以為如何。

與青山總裁書

藤田東湖

六月二十九日。彰考館編脩藤田彪再拜。致書雲龍。青山總裁座右。彪聞大丈夫之在世也。有進而行其道者。有退而樂其道者。坐于廟堂。進退百官。施一事也。社稷享其福。出一言也。生靈賴其利。功業立於當時。名聲播於後世。此進而行其道者也。優遊田園。謝



絕人事。爵祿不能羈。勢利不能誘。抱膝長嘯。超然自得。此退而樂其道者也。故易稱君子之道。或出或處。或語或默。蓋出處語默。因時異用。顧義之所在。何如耳。方今之制。仕者皆世官。世祿。士之子常為士。大夫之子常為大夫。賢不必貴。愚不必賤。則其進也。徒任一職。供一事耳。固不能以福社稷利生靈。而士皆聚居府城。生死於其間。一委質者。不得復去。則其退也。亦徒就閑散。守貧賤耳。亦不能以優遊田園。謝絕人事。唯其時勢之異。進退亦不同跡。故今之進而任職。

事者。古之所謂出也。今之退而就閑散者。古之所謂處也。雖其跡則異。而若其意則未嘗不同也。然則可以進而進。可以退而退。可以言而言。可以默而默。夫然後事君之大義了。而出處之節。可以無愧於古人矣。頃者有司傳旨。使彪攝本館總裁之職。夫總裁之為職。官守言責兩兼之。則雖曰假攝。而其任亦重矣。彪也。年少學淺。徒以先人餘蔭。叨接武史林。其居散員。猶屬忝竊。今又蒙斯命。將何以勝其任。是豈非可以退者哉。乃將懇懇陳情辭職。而後止。然方今館局。



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 
之勢駸駸乎日就衰替。舉措施設蕩然靡有義公之  
舊。公論正議索然無復往時之盛。其他背理傷道者  
往往有之。是亦非可以言者哉。彪雖不肖。一日居其  
職。則有一日之責。義不可以默默無言。於是乎奮然  
感興。將及其未退。以有所建白也。然欲陳之君上。則  
狂言唐突。不易遽達。欲辨之有司。則文網繁密。諛論  
難悉。區區之心。抑而不發者。月餘於茲。既而翻然喜  
曰。我總裁在焉。何患於正議之不達。迺敢布腹心。總  
裁幸聽焉。伏惟總裁以宏才博學。得君上之寵遇。居

兩館之首位。握一國之文柄。館局輕重。文運盛衰。唯  
在總裁之舉措。何如耳。向者總裁之擢。而至江郎也。  
有志之士皆曰。總裁之為職。任重責大。方往時文學  
之盛。一國之大政。或咨詢焉。今也世移風變。總裁之  
任。雖不復若往時。而猶陪侍經筵。親近左右。出入風  
議。獻替可否。則彼人而居其職。則其事必將有大可  
見者也。傾耳以竢者。亦既數年矣。而至今漠然無聞  
者。其故何哉。豈總裁姑息摸稜。遷延歲月。可言而未  
之言耶。抑雖既言之。而時不可為。猶隱忍苟且。可退



而未退耶。然則有志之士望於總裁者。亦有所謂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者耶。夫可言而不言則失語。默之節。可退而不退則害出處之義。謏劣如彪者。猶知羞之。豈謂總裁之賢而反莫之慮乎。以彪觀之。其漠然無聞者。蓋亦有所待也。今以總裁之才學。遇上之賢明。言聽計用。豈亦非易為之時哉。處易為之時而負不可不為之責。而猶曰有所待。則所待果何時。而所為果何事。彪恐歲月易遷。時機靡常。所待遂不可期。而館局之衰替。不可復振也。廼敢忘固陋。論

著館局大弊五事。以致諸左右。曰心術不正者。不宜預館職。曰正人實學。不宜廢棄。曰攝職之選。不宜在彪。曰史業督責。不宜迫蹙。曰虛文粉飾。不宜助長。凡此五者。大之虧國家之政體。小之傷館局之紀綱。關係不細。則彪豈可默默無言哉。總裁苟以彪之謏為是。則言之君上。辨之有司。斷然施行。以更張館局之紀綱。以裨補國家之政體。使義公之舊復見於今日。則豈啻副有志之望。古之所謂進而行其道。功業立於當時。名聲播於後世者。亦可以庶幾。豈不盛且偉



哉。若勢有不可。時有不可為。則解其職。罷其事。抱膝長嘯。超然自得。與彪等退而樂其道。不亦善乎。彪年少氣銳。不揆時勢。不避嫌疑。妄陳狂瞽之說。自知為時論不容。而猶奮然言之者。不啻畏默默之罪。誠由區區愚忠。不能自己也。且彪自退之計。既決矣。非一毫有進取之念。苟使其言行。則雖身蒙重譴。亦所甘心也。義公之靈鑒臨在上。何假多言。伏惟諒察。

請修史書

鹽谷宥陰

臣嘗謂國家人材之多。雖海外大州無少讓焉。而獨有一大闕典。近代史官之廢絕是也。漢土三代則姑置焉。秦漢以下。人才之富。以三國及趙宋為稱首。而三國多出於武人。而趙宋則出於文臣者尤衆。蓋其時治亂之使然也。我邦元龜天正之間。名將謀臣。猛士忠烈之多。優彼三國。而慶長元和以來。明主良臣。奇材鴻儒。賢哲孝義。簇簇輩出。正與彼趙宋類。舉漢土幅員。萬里千載。不世出之人。集之於六十餘州。三百年之間。筭而較之。豈不我大勝於彼乎。然而三國則有陳壽志。有裴松之注。趙宋則有本史。有新編。事



蹟赫赫照萬世之後。而我邦元天以來之事。載之者皆野乘雜錄。猥瑣卑屑。莫足傳者。獨源筑州藩翰譜。澁井孝德國史。中井積善逸史。賴襄外史。頗足稱信史。然藩翰譜簡而不該。逸史外史體取於編年。年止元和。國史則收將軍於本紀。稱天朝以西都。體例失宜。文辭不工。不可傳諸久遠。則是使三百餘年俊傑英豪。仁人義士之美談芳躅。芻芻乎沈沒。豈非千載之遺憾乎。當今承平日久。文運休昌。可謂否治極盛之時矣。不迨斯時修實錄。將何時之俟。故臣以為公

宜創開史局。以編織豐以來霸朝之志也。蓋史錄之事重矣。臣不敢遠引漢土。且以國史明之。日本書紀者。皇子舍人親王所手撰。續日本後紀者。太政大臣良房公所總裁。文德實錄者。以右大臣基經公總之。而綴辭者為都良香。三代實錄者。以左大臣時平公總之。而修文者為大藏善行。夫以皇子若三公。修天朝之史。則公之以幕府之執政。編霸朝之史。蓋事體之得羨者也。所恨者。臣陪隸側微。而才學謏薄。文章拙劣。以位則非博士其官。以筆則非都藏其人。而猥



自當操觚之任。可謂僭且妄矣。第儻允是請。事固私撰。非官修也。則臣僭官之責有所逭焉。而狂妄不自量之失。則臣將自今而後補之。臣去不惑年尚遠。才識未定。學術未成。而年少銳氣未全衰。倘得蒙允再入昌平學。專研史學。修文辭。且學且撰。期之以歲月。則所云三長者。未必無寸進也。鄙語云。一寸之蟲。尚有五分之精靈。臣年十八九時。已有志於修史。以為修史者。非善文章不可。而藝之至者。不兩能。於是詩賦書數之類。一切廢絕之。而壹專精於叙事文。弱冠經遊關西。觀江山。問都邑。搜城壘。戰場。古墓。陳迹。天下形勢。與英雄之所經緯。略有所歷覽。藏之胸次。以待時焉。今公資兼文武。銳意輔治。文事戎備。百廢俱興。臣所待之時至矣。臣向者奉命作丙丁炯戒。今繕寫告成。而進呈。言有緣由。以故建議至此。臣又嘗著小早川隆景蒲生氏鄉等傳。今并附呈。若賜清閑寓目。亦足以知臣之志於修史。非一日也。瀆冒威尊。恐悚無已。臣世弘再拜。



近世名家文粹

卷二

近世名家文粹卷二終

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.



